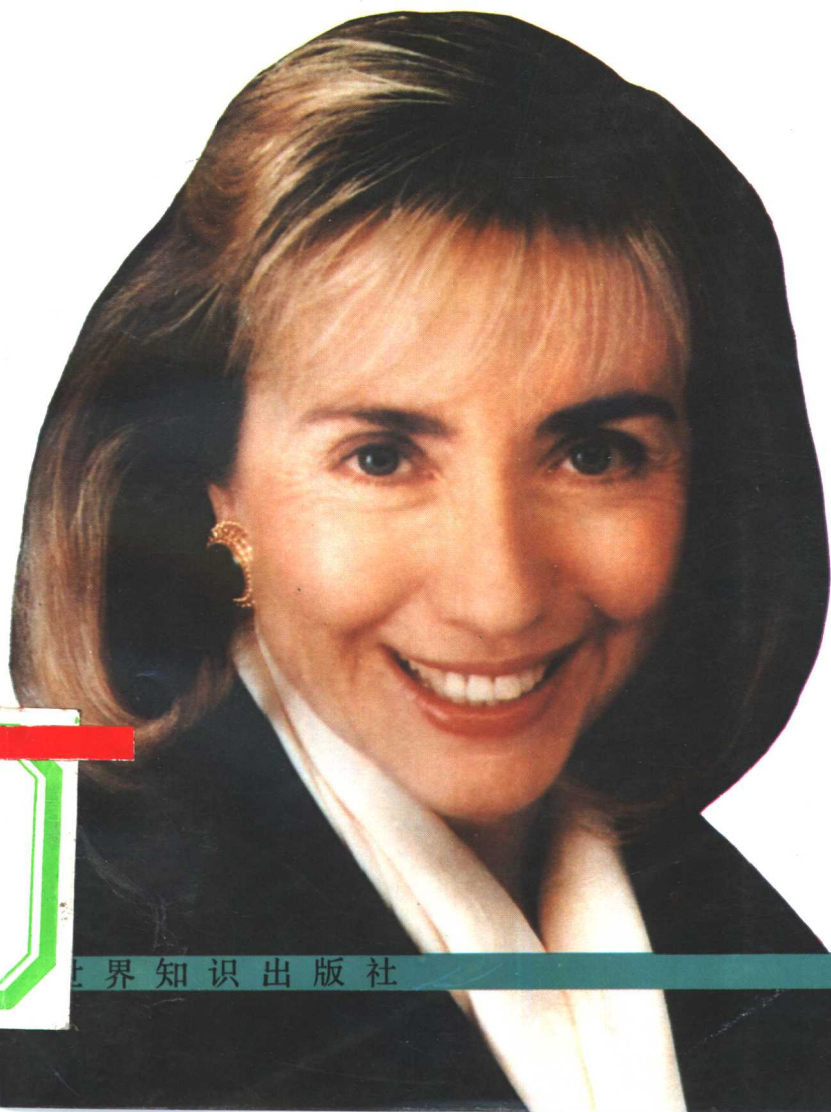


克林顿夫人传

[美]唐尼·拉德克利夫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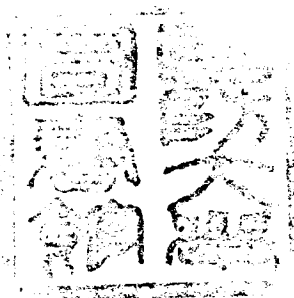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62 5310 5

克林顿夫人传

[美] 唐尼·拉德克利夫 著

王 敏 译

洪雪因 审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责任编辑: 颜 楠

封面设计: 孙 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林顿夫人传/(美)拉德克利夫(Radcliffe, D.)著;
王敏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2

ISBN 7-5012-0661-9

I. 克… II. ①拉… ②王… III. 人物-传记-美国 IV.
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2864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5.75 字数: 136000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6.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献给我的丈夫鲍勃，他从未怀疑过我的
位置该在哪里。**

献给所有正在寻求自己地位的妇女们。

致 谢

这本书中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每个段落和每页纸都要归功于我在写作过程中交谈过的将近 150 人中的某些人。我特别要感谢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我曾两次采访她，一次是在 1992 年总统竞选期间，另一次是在克林顿总统执政 100 天时。我还要特别感谢她的几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莉萨·卡普托、梅兰娜·弗维尔、玛吉·威廉斯和尼尔·拉铁摩尔。

在采访者中，有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在伊利诺伊州帕克里奇的童年朋友、教堂牧师和学校老师；她在韦尔斯利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同学和教授；她在司法委员会弹劾调查小组的同事和朋友；她在阿肯色州立大学及其法学院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她在阿肯色州法律界的同事和朋友；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与她共事的人们以及那些不适合归于以上任何一类的人们。我努力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名字写入本书，但那些我没在本文中提名道姓的人们同样是我寻觅信息的重要渠道。

我特别要提及那些付出额外劳动，通过记忆、影集、剪贴本、私人日记和档案卷宗向我提供幕后帮助和支持的人们。给予我特殊帮助的有：奥托·科勒、艾伦·普雷斯·默多克、欧内斯特·

里克·里基茨、黛安娜·布莱尔、安·亨利、唐·琼斯牧师、史蒂文·伦敦、保罗·桑特米伦牧师、艾伦·谢克特、约翰·毕比、加里·斯皮德、玛亚·阿勒鲁佐、费雷德·阿特休勒、山姆·唐纳森、简·史密斯、罗伯特·巴尼特、卡伦·拉森、凯西·英伯、马兰·戴维斯、肯尼思·里斯、拉弗纳·斯蒂芬斯、盖·莫里森牧师、马德琳·杜贝克、安妮·加斯索、劳雷尔·斯塔维斯、威尔玛·斯莱特、克里斯蒂娜·兰布、琼·贝里、马丁·金、玛格丽特·萨默斯、佩吉·兰普尔、李·埃德尔、南希·威廉斯、戴维·吉尔哈特、马尔科姆·麦克奈尔、肯尼斯·里斯、芭芭拉·特纳、利昂·奥古德、贝托普·菲茨休第三、约翰·迪尔多夫、伊丽莎白·格里菲斯、南希·比尔兹利、威廉·科尔曼第三牧师、唐纳德·波格、苏珊·巴克内尔、布伦达·布莱格、汤姆·汉堡、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斯特拉·奥加塔、琳·鲍尔索克斯、贝奎塔·格雷、贝蒂·邦珀斯、斯基普·拉瑟福德、达格玛·汉密尔顿、伍迪·巴西特、万·吉尔哈特、卢瑟·罗尔斯·威廉斯、杰拉尔·德·贝克、贝齐·赖特、戴维·马休斯、埃德温·福伊尔纳、约翰·坎贝尔、托马斯·巴特法官、罗伯特·莱弗拉尔、沙伦·萨瑟、克劳迪娅·波利、安娜·罗切利、凯瑟琳·英诺、哈丽雅特·詹斯玛、克雷格·史密斯、齐齐·莫尔、凯利·李、安娜·曼特勒以及其他许多人。

在不用脚注的情况下，我努力在正文中标明引用的材料及其作者。其中给予我极为宝贵帮助的是我的长期密友和同事、为《纽约时报》和《家庭天地》撰文的玛丽安·伯罗斯。我特别要提及的是我在《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同行玛莎·谢里尔、劳埃德·格罗夫、戴维·马拉尼斯和罗克珊·罗伯茨。我对《邮报》众多的其他同事给予我的关心与鼓励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萨拉·布思·康罗伊、卢·坎农、卡伦·梅森·马里诺、博比·普拉特、伊莉莎白·卡斯托、朱拉·康修斯、帕西·罗杰斯、安娜·玛丽亚诺、布伦达·卡贾诺和桑迪·弗利克纳。

我特别愿意对准予我请假著书，之后又同意我延长假期的版面编辑玛丽·哈达尔、执行编辑伦纳德·唐尼和编辑部主任罗伯特·凯泽表示感谢。

家谱的研究是安德鲁·纳普拉瓦高度专业化的调查工作，他是通过美国信息公司的托尼·默里和马修·莱斯科的帮助找到我的。我还想对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调查工作的塞西尔·贝里索·钱佩恩表示感谢。

也许没有人比我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的外勤记者盖·罗德尼更热心于希拉里的故事了，他是希拉里祖父的长期密友、崇拜者和邻居。盖自愿放弃退休生活，使我深受感动。

许许多多的朋友们给予我道义上的支持与鼓励，多次宽容我的疏忽，但他们并没因此而抛弃我。他们之中最突出的是《第一夫人》(上下卷)的作者卡尔·斯费拉泽、芭芭拉·费恩曼、安·桑德勒、简·麦克里里、惠特尼·科尔、琼·伊克尔和萨姆·伊克尔、莫利·凯洛格、简·杜普莱恩、约翰·菲亚尔卡和德伯拉·菲亚尔卡、帕特·布莱尔、沙因·巴格利、琳达·坎特克、克莱尔·伯特和麦克莱·伯特、埃德·德方丹、巴兹·克兰斯顿、沙伦·金、盖尔·弗莱希曼、珍妮弗·努涅斯、史蒂夫·雷默、玛丽·霍伊特、珍妮弗·加拉格尔、鲍勃·特雷赫恩和琼·特雷赫恩。

我很赞赏沃纳图书公司的琼·戴维斯、琼-玛丽·莱蒙斯等人的耐心。我对我的经纪人和朋友盖尔·罗斯充满感激之情，每当我需要她时，她总能及时提供帮助。

对那些也许由于我的疏漏而未被提及的人们，我真诚地致歉。相信我，我同样需要你们！

最后，我特别要对布赖恩·凯利和罗宾·格鲁姆两人表示感谢，他们都是我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他们对我坚定不移的鼓励、引导和帮助——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使我在正确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他们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为了感谢他们，

感谢我的家庭，我只能引用莎士比亚的名句，他说出了我想说的一切：

除了感谢之外我别无他言

感谢！

再感谢！

前 言

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的故事，也就是千百万美国人的故事。这些美国人的祖先是外来移民，他们渴求变革和机遇，因此才离开自己的故国，横越大西洋，来到这可能得到机会和希望的地方。

1830年以后的100年里，大约有2300万男男女女和儿童，从饥荒、贫困及压迫他们的政府统治下逃了出来，这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规模最大的群众性的大迁移。英格兰虽然早开发了两个世纪，但是处于艰难时期，如同紧接苏格兰边境的诺森伯兰郡和远在西南的威尔士的任何地方一样。这两个地区都是因为煤矿丰富名扬四方同时又因此声名狼藉的。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就是在逃脱工厂和煤矿恶劣待遇的欲望驱使下，登上了奔赴美国的轮船。

希拉里的曾祖父乔纳森·罗德海姆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个。他的双亲对诺森伯兰郡的煤矿小镇和纽卡斯尔周围达勒姆矿井的危险及绝望情景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威廉·琼斯也是如此。据说威廉是希拉里的曾外祖父，他是从南威尔士的煤矿中跑出来的。

这两个人离开英国时差不多是同样的年纪——乔纳森·罗德海姆38岁，威廉·琼斯37岁。他们到美洲去的时间也差不多，琼斯是1879年，罗德海姆是1881年。两个人都来到了宾夕法尼亚的斯克兰顿。那儿为他们提供的是那种挣脱不了的工厂、煤矿的

熟悉生活。

对乔纳森来说，他的决定是先独自到美国，找到工作后再接家里人来。1882年，33岁的伊莎贝拉·辛普森·罗德海姆和他们的7个孩子（还有2个在这以前死去）来到乔纳森身边。到了1900年，美国人口普查档案记载着乔纳森是斯克兰顿的一名警察（至1910年时是卖花商），他和伊莎贝拉的家庭已扩大到11个孩子，其中有9个住在家里。

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个就是希拉里的祖父休·罗德海姆。根据那个世纪末人口普查记录，休和他的3个兄弟都是工人。3个兄弟分别在冰场、煤矿、机器车间做工，而休是在花边编织厂。那一年休22岁，已经工作了不少年。他13岁就开始在斯克兰顿花边编织品公司干活。

希拉里的祖母汉娜·琼斯于1882年在斯克兰顿出生。那时威廉和他32岁的妻子玛丽·格雷夫斯离开南威尔士开始新的生活已经3年。在那个时代，年轻妇女的正式教育往往由于家里需要增加一个干活挣钱的人而中止，汉娜是否也是如此，不得而知。根据1900年人口普查记录，她18岁时就已是个工人，在斯克兰顿的一家丝织厂当络丝工。两年后她嫁给了休·罗德海姆。现在斯克兰顿还有人记得她喜欢用的名字是汉娜·琼斯·罗德海姆。她3个儿子中的老大威拉德是1907年出生的。希拉里的父亲出生于1912年，也取名为休。4年以后汉娜又生了拉基尔。

在斯克兰顿，罗德海姆一家像他们的威尔士和英格兰的祖先一样，信奉约翰·卫斯理的卫理公会（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在英格兰，孩子们每天得去教堂3次。“我们不去是不行的。”帕特丽夏·罗德海姆·克莱顿在一次对她的采访中这样告诉我。她住在靠近纽卡斯尔的一个小村子里，很可能是希拉里父亲的一个远房堂姐妹。

罗德海姆一家勤奋节俭，是构成这个粗犷的新国家主体的典型家庭之一。这里对能够抓住机遇的人而言是会有发展机会的，而年轻的休·罗德海姆就是如此。他在经济萧条的痛苦时期离开了

斯克兰顿到别处去寻求好运。

有证据说他曾打算回来：1937年他和一个斯克兰顿年轻女子领取了结婚证书。但这证书也许从未有过用处，因为就在那一年，他在芝加哥的另一家花边编织厂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年纪比他小7岁。这姑娘便是希拉里的母亲多萝西·豪厄尔。多萝西的先人和罗德海姆及琼斯两家人差不多同时从英格兰和加拿大来到美国。和希拉里一样，多萝西也出生在芝加哥。但她和希拉里不同的是，希拉里的一生是从这座城市北边的中产阶级地区开始的，而多萝西则是从城南劳动阶层居住区开始她的一生。

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记载，多萝西出生于1919年6月，和她21岁的父亲埃德温·豪厄尔及17岁的母亲戴拉·默里·豪厄尔一起生活。他们住在靠近东30街南密歇根路的一所楼房里。周围的邻居都是些清洁工、管家、仆人和小职员。根据记载，埃德温的职业是城市消防队员。他和戴拉是在1918年6月，在取得了戴拉母亲的同意后，由一位浸礼会的牧师主持结婚的。

关于戴拉·默里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只是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了解到她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她的父亲出生于加拿大，母亲出生于密执安州。不知是什么原因，她没有受过基础教育。而她丈夫的家世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和加拿大。

希拉里的外祖父埃德温，是埃德温·约翰·豪厄尔和伊利诺伊州埃尔金的埃玛·约瑟芬·蒙克的独生子。这个埃德温——希拉里的曾外祖父，是埃尔金一家手表厂的机械师。他于1867年出生于英格兰，他的父母埃德温·豪厄尔和珍妮·巴伯在1887年移居到美国。

希拉里的曾外祖母埃玛·蒙克·豪厄尔在1876年随父母移居美国时只有两岁。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记载，埃玛的父亲约翰·蒙克（希拉里曾外祖母之父）在纽约州出生，而埃玛的母亲萨拉·阿比斯·蒙克则出生于英格兰。

希拉里的家史到此还很不完整。1993年春天，寻找乔纳森·

罗德海姆祖先的家谱研究者们找到了另一个出生于 1779 年的乔纳森，从而缩小了他们寻找的范围。罗德海姆这个姓氏有时写作罗德姆，它在曾一度兴旺繁荣的诺森伯兰郡煤矿地区是个大姓。现在许多姓罗德海姆的人，开始查阅他们的家用圣经、像册和剪贴簿来寻求与这位美国第一夫人的亲戚关系。

《纽卡斯尔记事日报》的记者莫埃拉·霍尔登记得这件事的突破起始于一位不知姓名者的提示，从而引出了一个叫做布赖恩·博根的人。他是杜尔海姆地方的一名会计，和希拉里同是 1779 年出生的那个乔纳森的后代。这个乔纳森和 1786 年出生的安·帕金森于 1805 年结婚。他们共生了 8 个孩子，其中包括 1817 年出生的约瑟夫。在约瑟夫和伊丽莎白·斯柯菲尔德·罗德海姆的后代中，就有移民来美国的那个乔纳森。到了 1881 年，他和他的妻子伊莎贝拉，以及他们的 7 个孩子一起住在奥克斯希尔。那时，他们很可能看到了一张报上登的广告，上面谈到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附近的煤矿可以拿到高工资，过上好日子。

现在，在奥克斯希尔附近的比米西露天博物馆里，有一个放在尊贵位置上的小牛奶罐，上面刻着罗德海姆的名字。罐上的题词可能是 1993 年为另一个罗德海姆所刻，而不是 1827 年当它被送给帕特里夏·罗德海姆·克莱顿的曾祖父的父母亲作为结婚礼物时刻上去的：

平安无恙，生活小康；
小屋一幢，自由舒畅。
待到最后，来一挚友；
为何要他，无需追究。

唐尼·拉德克利夫
于马里兰州圣莱奥纳尔克里克
1993 年 5 月

目 录

前 言

第 一 章	胜利！	1
第 二 章	政治家的诞生	15
第 三 章	社会活动家的诞生	36
第 四 章	在耶鲁成长	56
第 五 章	从观众席前排到舞台中央	71
第 六 章	爱情的裁决	85
第 七 章	尝试与挫折	98
第 八 章	个性之误	113
第 九 章	成名	127
第 十 章	他们枪杀候选人的妻子，不是吗？	142
第十一章	一个属于她自己的位置	152

第 一 章

胜 利!

没有人会在全美政治会议上用两三天时间去攻击一个人，除非他是被吓坏了。

她在想理查德·尼克松的事，也在想切尔西的猫。

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坐在克利夫兰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这时离她丈夫当选为美国总统，而她自己——可能还会有争议——成为全国权力最大的女人只差几个小时了。此刻她却想到了一个人。如果说此事因某人而起，那么，这个人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这位美国政界的显赫人物，曾经唤醒了立志改革的一代人。他用自己对政府——还有对社会——的设想来激发他们。这是一个骄傲自信、毫无怜悯而决不放弃权力的形象。极少人像希拉里这样被彻底唤醒，极少人找到了这样完全的证实。然而就在她帮助国会起草弹劾尼克松的程序规则时，他却辞职了。

后来，具有特别讽刺意味的是，尼克松在1992年2月又以他狡诈的预言来嘲笑她，说她的独立性会妨碍她丈夫的政治前程。这一次，他说的话使另外一群人——那些想把希拉里搞成当时一大

争议的保守分子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她的一生中，不仅有一次，而是有两次要让她遇上这样的机会来给理查德·尼克松作出最后的结论呢？

她女儿切尔西的猫也可以算作一个征兆。索克斯，这只被他们收养下来的毛茸茸的黑白二色的猫，曾使切尔西、她自己和比尔感到高兴（尽管她和比尔都对它有过敏反应）。这只猫是她和那种与尼克松之流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她谨慎地开始考虑白宫的情况，考虑她将如何给予12岁的女儿自己生活的机会，让她尽可能正常地成长。

她那天下午在克利夫兰说过，如果她在大选第二天醒来时比尔已获得胜利，这些是她将要集中考虑的事。索克斯也是她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她不清楚索克斯是否将是继艾米·卡特的宠物之后的第一只第一猫？一个特工人员曾告诉他们，白宫里有大大小小的耗子。这可能是真的吗？芭芭拉·布什真的在游泳池发现过一只耗子吗？很可能这是因为那儿没有猫。嗨，这甚至也会是一个政治上的有利因素。猫的爱好者们会感到又被赋予了一次公民权利。

“投票结束。”她装作大选民意调查员，面无表情地说，“你是因为克林顿家有只猫才投他们的票吗？”

可能得到的回答是含糊其辞。

“这事太妙了！”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喊道。她沉浸在一阵发自内心的荒唐幽默中。“啊，上帝！这真是太妙了！”

一年多以来，她一直在亲自掌握各种宣传媒介，仔细认真地安排对自己的一生、生活的各个时期及精神状态的报道。这些回顾有时在轿车里，有时在飞机上，有时在公共汽车里进行。而有些时候，像这一次，是在竞选活动间隙中经过城市时在旅馆的房间里进行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临时休息。她可以趁此机会打个电话给切尔西，修饰一下自己的面容，私下会见一位老朋友——就像现在安静地坐在房间那边的那一位，他正在看着她，

聆听她说的话，毫不掩饰他完全被吸引住了的神情。她也可以和小石城的克林顿—戈尔竞选总部联系一下，甚至可以弄点吃的，比如那些硕大的草莓，那是旅馆经理放在表示欢迎的水果篮里送来的。

人们对于希拉里的“重新塑造”可以随便怎样议论，但是在这精心装修的旅馆住房的亲切环境中，从咖啡桌对面来看她，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她将被“重塑”的基础非常好：适中的身材，整齐的牙齿，健康的皮肤，衬托着她那双蓝眼睛中率直的目光和金黄色的头发。她那副金耳环正好与鲜红的夹克衫上的金色纽扣和黑毛线套衫相匹配，恰当地透露出那份漫不经心的帅劲儿。这一切使人感到她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女士。也许会叫人惊讶的是，她也会响亮地哈哈大笑。

在她将再一次路过克利夫兰之前已经没有剩下多少小时了。他们要在完成近 5000 英里的疯狂飞行和到 14 个城市进行巡回演说之后，才能在小石城着陆。她将陪伴比尔在机场停留，然后为他当选为下一任总统去投票。

然而，她现在尽可能不去想到胜利——至少不去作过多的考虑——因为这不仅不符合当天的信息，而且意味着坏运气。

“这像是一场不得分的球赛。”她说。这可不是一个当过头等棒球游击手的人随意说出的俏皮话。她在 9 岁的时候，就能和最好的棒球球迷一样说出按球员名字排列的得分和其他统计数据。在这最后的击球回合中，剩下的击球手是不多了，而投球手可时时刻刻也不能放松注意。

何况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比赛！仅仅从称呼她的名字来说——小石城的麦克佩斯夫人、美国政界的温妮·曼德拉、微笑的鲑鱼^①、邈邈的女纳粹——就已经是诋毁一个候选人的妻子更加卑鄙的一击。可是现在，比尔·克林顿在选票上已领先了 10 分，她

① 一种凶恶的热带鱼类。——译注

可以带着一份平静的得意来审视那些尖刻言辞最厉害的部分——那个老谋深算、冷酷无情的希拉里，在8月酷热的三伏天，在休斯敦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大打出手。

“起初我真是感到奇怪，”她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也有点儿难过。我在想他们为什么在这次大会上花那么多时间找我的碴儿，而且歪曲地谈论我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

“后来我对自己说，‘嗨，很明显他们是害怕了’。没有人会在全国性的政治会议上，花两三天时间去攻击一个人，除非是被吓坏了。”她实际上是在一种“间接方式”中受到了赞扬。

这也许是理查德·尼克松绝对没有想到的。10个月以前，他以一种老牌政治家的姿态，谈到了希拉里·克林顿在克林顿竞选中的作用。“如果妻子表现得太能干、太聪明，”尼克松评论道，“就会使丈夫看起来像个懦弱无用的人。”据《纽约时报》报道，尼克松接着又发挥了一下说，投票者可能会赞同红衣主教的意见，即“才智和女人是不般配的”。

这很能说明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大多数妇女该处的位置看法如何。几年以前，他曾把他母亲颂为圣人。那是1974年，他在杂乱的告别辞中，最后一次崇敬地公开肯定了汉娜·尼克松在天堂里的地位。那一天，他也同样充满感情地提到了特迪·罗斯福“圣洁的”年轻的第一夫人。关于他自己的好妻子、“穿着共和党的布外套”的帕特，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而8月那天上午在白宫看到她陪着他穿过白宫草坪，走向她自己的位置的那些人们，有谁能忘记她那张沾满泪水的面孔？以尼克松的标准来衡量，帕特似乎是最好的妻子，更是完美的第一夫人。就像1992年的芭芭拉·布什。芭芭拉继承了那种传统——用尼克松的话来说——“作为夫人的典范，她有自己的主见，却从不抢丈夫的戏。”

接着便是他对可能成为懦弱无用的人们——不仅是那些竞选总统的人——切合实际的警告。这些话不可能出自这样的一个人之口，这个人被那么多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所憎恨，或者对某